

持酒勸斜陽

李沛昱

我生活的城鎮的風格是寧靜而悠遠的，好山好水無病無災。北面的巨大湖泊，正是向來被所有人引以為傲的，中國最大的淡水湖。無數成群結隊的候鳥在固定的季節飛來飛去，如同定點的鬧鐘般精準。王勃的「物華天寶」四個字就足以概括了大自然對這裡的恩賜，一方旖旎的風景，兩處閒適的田園，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幸福。

印象中，我四歲的時候尚且不能理解「自然」的定義。母親跟我說它不是單一的個體，不是鄱陽湖鏡般平滑的水面，不是候鳥遷徙的生動。自然是有魔力的，操控著這一切的，有渾然天成的方式和規律，無可替代。

母親是大學裡的生物教師，她說生物是一門貼近自然的學科。我想當然地把自然聯想成了實驗室裡的試管、燒杯和顯微鏡，以及千奇百怪形狀各異的瓶子，連同裝在瓶內的藥品。母親曾無數次地帶一種短小的，圓柱狀的，比綠豆略大的顆粒回家給我看，對我說，那是啤酒花。我沒有辦法理解一種沒有花瓣，沒有花蕊，甚至還是綠色的物體被稱作「花」，但是我還是深信不疑，它可以和所有植物的花朵一樣盛開，凋謝，然後結出一個個美麗的啤酒果。

母親滴酒不沾，卻日復一日地研究和釀造酒。時至今日她依然在奔波於這項單調的事業。她常常說：「教了二十多年書，越來越沒有對自然的親和力了。」她現在已經是習慣了坐在電視機前慵懶地看韓劇抓著已經發福的肚皮，偶爾閒下來，又撻下一句話出了門：「我去實驗室了。」她很有些無奈地笑著說：「嘲笑吧，我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歐巴桑。」隨後又很突兀地感慨了一句，「這是自然之道。你將來也會變得像我的。」

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母親特別喜歡把一切事物都和「自然」扯上關係，以至於她在說這些話時，會讓我覺得有些生硬，有些牽強附會，如同一篇寫跑了題的命題作文，硬要用幾個關鍵詞把文章的主題拉回來。當然很多年以後我才漸漸相信，我實在是低估了自然的力量。自然界創造了人，生命的輪回與階段的漸進皆囊括于此，我們不過是細小的塵埃，在陽光的折射下泛出一點影子，證明自己被自然擁有過，寵愛過。

後來我把我母親的故事說給喬文聽。喬文很堅定地說我在小時候一定深受我母親的影響，與自然如此親近，否則我不會喜歡他。喬文是我母親學校裡的學生，人文學院體育新聞系，輔修我母親教的生物工程。認識他的時候，他在念大學，我還在讀高三。那是在一場足球嘉年華的盛會上，他是綠茵場上傳球傳得最好的孩子。整片綠茵仿佛都是他的，草坪就是他的舞臺，他伴隨小草的生命跳躍。我已是很久沒有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到幾乎完美的天人合一，他的整個人都融進了綠得快要溢出來的生機盎然。我的情緒就這樣被他行雲流水的舞姿感染了，當他下場時就順手拍了他的肩：「教我踢球好嗎？」

喬文是一個面色白淨的男生，除了上場比賽之外永遠穿著熨得平平整整的襯衫。認識他之後才知道他是國家級的足球運動員，但是和一般球員不同的是，除了場上天人合一的野性之外，他身上透露的更多的是乾乾淨淨的儒雅氣質。足球並非他唯一的愛好，他的另一愛好令我瞠目結舌。那是一個夏日的午後，沒有一片雲彩來擋太陽的臉，塑膠底的球鞋踩在柏油路上都能聽見冒著熱氣的「滋滋」聲，像永不疲倦的昆蟲的鳴叫。喬文帶我走進一條小巷，曲徑通幽，牆壁上延伸著蓊蓊鬱鬱的爬山虎。我伸手去拽它們吸在牆壁上的腳時，感受到的是一種生命的拒絕，似是不歡迎我這個破壞生命的不速之客。喬文伸手阻止我：「別扯。爬山虎一旦扯下牆壁就會枯萎。這是一種有骨氣的植物，可以倔強地越爬越高，卻經不起攀折。」

在小巷盡頭的平房裡，我看見了喬文的中藥房。後來我養成

了走堂的惡習，時不時跑到他的藥房去找他。我喜歡這裡遠遠地逃開鋼筋混凝土的喧囂的一隅。我迷戀上喬文炒薏苡仁時的動作和神態，他的目光像流蘇一樣緩緩地傾瀉在溫和的薏苡仁表面，幾乎是給它鍍上了一層平滑的金箔。

那一刻我強烈地想起了母親。這和母親看啤酒花時的眼神一模一樣，幾乎是一種走火入魔的鍾愛。我訝異於這樣的癡狂。喬文的眼中閃過一抹史詩般的光澤，像希爾妃德的甘露一樣動人：人叢自然中來，所以對自然的事物會有與生俱來的偏愛與迷戀。就像老師迷戀酒。你迷戀風景。我迷戀草藥。

喬文藥房的牆壁上有一格天窗，夕陽西下的時候正好滲透一片柔軟的餘輝。我發現餘輝灑在他的側臉是美不勝收的，這自然而然的光線一出場就戰勝了攝影棚裡任何一種人工製造的色澤，那不僅僅是單純的美了，簡直是完美得讓人感動。我依稀記得一個傍晚，喬文照例炒他的薏苡仁，曲子一般的「沙沙」聲延綿不絕地融進了夕陽。我雙手擺在自己被夕陽照得很溫暖的膝蓋上，給喬文講「馬援南征載薏苡」的典故，他就在美豔的光輝中淺淺地微笑了。我略略地呆了一秒，就是這一瞬間喬文靜止了手中的活兒，微微低下頭吻了我一下，很迅速卻很溫柔。在我愣神並且不由自主臉紅的當兒，他把眼睛彎成一個迷人的弧度，說道，「你很緊張嗎？從來沒有人吻過你嗎？」

母親曾經問過喬文，為甚麼會喜歡我。喬文反問母親說，老師您以前經常帶她去看風景嗎？難得她一點都不做作，表情一直是自然而然的，清新得就像一幅山水畫，不像很多嘩眾取寵的女生，一看就讓人渾身不舒服。

母親卻突然提高了聲音，「自然而然？你懂得甚麼是自然？自然，不是一個表情一幅山水畫。如果你相信自然崇尚自然，就應該想像二十年後她會被自然變成甚麼樣子。她會像所有的中年婦女一樣，嘮叨蔬菜漲價，孩子不用功，還會心不甘情不願地上班，一頭悶在辦公室，跟朋友打電話一打就是幾個小時，細數隔壁令居大媽兒子的表叔出了甚麼甚麼事。她還會從早到晚坐在

沙發上看電視，屁股都不挪一下，給你打電話開口閉口都是『還不給我死回來』，然後逼你開車送她去買化妝品。你還指望看到她臉上山水畫那麼美的表情？想得美。到了那個年紀，只有慵懶的不耐煩的世俗的表情才是自然而然的，可是你想過這些嗎？」

母親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就像平時責罵喬文的功課一般：「你怎麼回事，酵母菌都不會選嗎？」當然這時候我已經長大了，知道啤酒花不能盛開凋零，也不能結出美麗的啤酒果，那些不過是我違反自然規律的臆想。或許就是從這個時候我開始明白母親對釀酒接近病態的喜愛是從何而來的。世界上一切生命都是，由年輕變為年老，由生變為死，然後循環往復，相生相剋地永恆著。唯有酒，歷久彌新，不僅逃脫了生與死，更會愈發醇厚。酒不過是母親一個美好卻可望而不可即的夢，縱使她清楚，總有一天歲月會撕碎這個夢，讓她面對血淋淋的現實，她依然保持著最後一絲酒一般的幻想，任何女人都有過的幻想——自己的青春永恆。

我已經忘記了為甚麼如此倉促地決定跟喬文私奔。那是幾年前的事了。我只記得母親不是一般的固執，無論喬文怎麼請求怎麼勸說，都被她毫無餘地一票否決。於是我們衝動地逃跑，帶著十足的叛逆和莫須有的理由浪跡天涯。臨走時我偷偷溜進了母親的酒窖，這裡是母親一輩子的幻想和希冀。當母親從我身上看出她曾經擁有過的青春的時候，她一度要我給她釀酒，臆想能把青春延續下去。只是其中一瓶紅酒我脫糖不成功，成了次品。我偷走了那瓶次品，那是我自己的青春，即使再失敗，一樣可以留住一份只生不滅的芳香。喬文的哥們為我們準備了全國各地青年旅社的地址和路線圖，他淡淡掃一眼，還了：「我不需要。」

我們逃離了鋼筋混凝土，廢氣，垃圾堆，還有工地上歇斯底裡的轟鳴，完成了人與自然最原始的親密接觸。剛開始暴走的時候，我全身都累酥了，骨頭像被沸水煮過後再浸入白醋裡。之後我漸漸習慣，那些延綿不絕的丘陵已然阻擋不了我們的步伐。我看見天然的扎根在泥土中的蘑菇，矮小卻挺立，傘蓋溫潤豐滿如豆蔻年華的少女。在此之前，生根的蘑菇我只在家裡廢棄不用的

洗衣板上見過，潮濕的夾縫中擠出一個渺小的倔強的生命，卑微卻高貴地成活下來。我把雙腳埋在細碎平滑的泥土中，仰望樹林上空蒼蒼鬱鬱的枝葉。我感到自己和蘑菇融為一體，平靜地仰視著整個世界。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詢問大自然：「嗨，你是微笑著的嗎？」

一連幾天有點小雨，時不時有從樹葉上抖落的雨點黏在髮梢，又順髮梢滑向地面或指尖。驀然覺得這才是最本源最和諧的一種生活方式，人與自然水乳交融，草木與蟲魚都在對著世界微笑，訴說著千思百慮。喬文拖著他的行李，滿滿當當全是藥房裡的中藥。「天晴後我得把它們曬一下，尤其是剛炒的白術」，他微笑著說，「很多植物，活著時是野草，死後叫做中藥。」「很美。」我說著內心莫名地就觸動了一下，有一種想向它們鞠躬的衝動。

天晴了我們便把淋濕的外套掛在枝頭上晾乾，看陽光斑斑駁駁地灑在沾滿雨水的衣服上，淺淺地撞成五彩斑斕的彩虹。喬文的藥材鋪了一地，很快便被越升越高的太陽烤得溫暖。我突然莫名地問他：「你會釀酒嗎？」

喬文的生物工程成績不太好，好幾次都是母親改卷手下留情才得以合格。他有些羞澀地牽了牽嘴角，說釀得不好。已然是金谷初成的入秋時節，成熟的麥穗一搖擺讓整個世界都為之一亮。陽光斜斜地敲了一下喬文細碎的牙齒，把它們漂成了一種柔和的本白色。他用採集中藥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捧回了麥穗，南方的丘陵沒有葡萄，我們就採來一些漿果，像春谷子一般搗碎。他抬頭問我，老師為甚麼那麼喜歡釀酒呢？我笑著回答：你說酒像不像少女的容顏？可是它從來不會變老。其實中藥也是，它是個白鬚鬚的老翁，像太上老君一樣，生而年逾古稀，生命卻愈加悠遠。它不會死，植物已經替它死過了，它是最溫暖的靈魂。

半個月之後我們到達了鄱陽湖。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想家，瘋狂地想，踩著任何一塊綿軟的濕地，都能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母親。喬文躺在湖岸的濕地上，表情寧靜得和童話中的牧

羊少年一模一樣。溫柔儒雅，一塵不染。我發現我對自然而然的
美特別敏感，這樣的景致在我心中的湖泊投下了一圈圈淺淺的波
紋。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想要觸摸一下他溫潤如玉的臉頰，可惜我
瞬間忘記了母親說過的，自然是有魔力的，它會操縱一切。我霎
時觸電般地迸出了眼淚：我想家了。在一瓶新酒還沒有釀成的時
候，我就想家了。只是，我當時完全沒預料到喬文從此將從我生
命中離開，放晴的天空，瞬間蒸發了雨水的痕跡。

從不信古人的憂思成疾，可這一次我一聲不吭地病倒了。喬
文一開始以為是體虛，讓我喝了些葡萄酒之後不見好轉，才知道
是脾胃不適。他只得找來桔梗和甘草，配上有限的人參和茯苓。
我一輩子都會記得他祈禱的聲音，低低地訴說著心事，淚流滿面
地祈求自然原諒他的忤逆，雖然我自始至終不認為他有任何忤逆
的行為。他不信天主，自然界就是他的上帝。我抱著自己釀的次
品酒做了一些神秘而悠遠的夢，夢裡我見到了吊腳樓邊的翠翠。
為甚麼她就可以守著鳳凰古城的一彎碧水，而我，看似坐擁中國
最大的淡水湖，卻被命運無情地判給了城市。所以，我對喧囂的
逃離，本身就背離了自然之道。這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當然，私奔的結局是，我回到了家。帶著對自然界無法釋懷
的憧憬和破碎的夢想。我想，這是我與自然世界之間的緣分。無
能為力也是一種緣分，接受安排也是一種緣分。這一切也許只有
沉默不語的世界才能解其奧秘。我認輸了，服從了，在鼻青臉腫
地折騰了一圈之後，才發現一切都只是個輪回。只是喬文，喬文
他在那裡？

喬文給我留下了他尚未釀好的酒，以及身上所有的藥材。
接著他向學校申請了休學，沒人知道他去了那裡。而我開始安安
分分地呆在城市，做一個再也找不回心的空洞魂魄。我開始相信
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能完全沉浸於自然之中了，雖然下這個結論
並非易事。我站在陽光下睜著空洞的眼，跟著城市心律不齊的節
奏。結繩記事，中規中矩。

母親依然日復一日地釀酒。回家之後她便一直有些心疼地看

著我，問，你為甚麼要逃跑呢？她說，如果是二十年後，你還會
有這樣的激情嗎？你不是在和喬文私奔，和你私奔的是你開放最
盛的年紀。就像這酒。但是酒有紀念與永恆，人卻沒有這兩樣東
西，這就是自然的偏私之處。我釀了一輩子酒，生命還是要枯竭
的，這是誰也留不住的。你明白得還太少……

我有氣無力地點頭服從，手裡緊緊地抓著那罐未釀好的酒。
不知道它能不能給那一段經歷帶來永恆？我已經越來越像母親，
正是因為知道自然不肯賜予人類永恆，才會不住地尋找永恆的事
物聊以慰藉。母親說對了，這是自然之道。

很多年以後我心血來潮去了一次鄱陽湖。鄱陽湖的濕地依
在，可以看到廣袤的綠地，然而那是那種滿眼溢滿了淒涼與蕭瑟的
綠。候鳥展翅的聲音不絕如縷，他們在湖面上優雅地行走，自信
滿滿像年輕的御前侍衛，寸步不離地守護著湖底的秘密。這一幕
場景很奇幻，因為據說北緯30度是一個神秘而危險的地域，曾經
就有七名探險隊員在鄱陽湖考察時莫名出了意外，沉入湖心再也
沒有起來。有時候我甚至懷疑喬文是不是被湖底的水妖拖走了，
因為他消失得太徹底，太輕如烟塵了。我甚至希望能在湖邊找到
他的一絲褪了色的痕跡，然而一無所有，越神秘的地方總是越殘
忍的，不給人任何答案。

但是自打我從鄱陽湖回來之後，我便有了一種奇怪的信仰。
我開始不斷給濕地環保組織捐款，簽了好幾份義工的協議。我
還說喬文沒有離開，他被鄱陽湖上的候鳥帶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去
了，總有一天他會回來。

母親這幾年變得越來越現實，她開始喝她年輕時釀的酒，
幾十年的陳釀，味道確實悠遠綿長。她已然明白酒並不能留住她
的青春，相反只能給清醒時留下更多的遺憾。我把喬文未曾離開
的想法告訴母親，她呷了一口酒說，孩子你怎麼還惦記著呢？還
有，你們釀的那酒，是不是也該開封了？它能留住甚麼呢？

然而在我說話的當晚我就得到了喬文的消息。那是中央電視
臺農業頻道做的一檔節目，題目叫「持酒勸斜陽」，拍攝地點就

在鄱陽湖。我看見喬文站在成群的候鳥之間報導鄱陽湖濕地植物的性質與藥理，他的微笑仿佛是從微濕的空氣中散髮出來的，浸潤了每一寸土地，佔據了每一絲空間，凝成了一段遼遠的旋律。母親很有些驚訝地道，今天我也聽到同事議論他了，說是後來考上了北體的研究生，畢業之後進了中央五套天下足球欄目製片，不知道為甚麼好好的突然不幹了，跑到農業頻道去做跑腿記者，累也累個半死。話說你是去鄱陽湖看見他了？還是早有預感？

我不語，卻鬼使神差地打開了喬文當年釀的酒。隨意採摘的漿果釀的酒自然不如母親的葡萄酒味道純正，卻也頗有幾分獨特風味。那檔節目我聚精會神地看下去，卻沒有介紹絲毫與釀酒有關的內容，只有被夕陽的光芒染得明亮熾熱的湖面，靜靜地凝視天邊的火燒雲。